

涉笔成趣流韵长

——读胡晓军散文集《愿随所爱到天涯》

■吴欢章

读胡晓军的散文,犹如走进了万紫千红的林园,不仅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烂漫,更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洞明。晓军是聪慧的才子,熟文史、谙艺术、擅诗词、懂书画、喜美食、研戏曲,众多才艺凝于笔端,遂使他的散文流淌出浓浓的书香,洋溢着丰富多彩的文人趣味。

晓军具备诗人的本色,因而其散文充满诗趣。这不仅表现在他那些散文标题都充满蓊郁的诗意,也不仅表现在文中常常穿插他自己作的诗词,成为画龙点睛之笔,就像青山绿水中时现花团锦簇,更重要的是他能以别具一格的慧眼,敏锐地捕捉生活中平凡事物的诗性内涵,表现独到的诗学见解。譬如“柳”,他叙述在王维、白居易诗中作为别离的象征,在贺知章诗中作为春色的象征,在刘禹锡诗中作为爱情的象征,进而指出“柳成了个双重的意象,前一重是真,后一重是情”,由此引申出这样的诗学见解:“中国的诗词和戏曲,尤不着重、不纠缠于真的第一层——于诗,常常一个柳字而已;于戏,往往一条柳枝足矣……真的第一层具象愈少,情的第二等级级愈高,对人心的深沉与敏感的期待也就愈高。”又如“莲”,在引述周敦颐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赞美之后,他又顺理成章地阐发出一种触及现实的艺术真知:“艺术的生存需要金钱的滋养,但她的目的,恰恰是离金钱越远越好。”这类文字别开生面,令人

耳目一新。诗贵含蓄。晓军在散文写作中常常采取“曲说”的表现方式。例如他生肖属羊,他就用拆字法详释“羊”的含意:“羊性良善,善的上半部是个羊字,唯德唯善;羊味鲜美,鲜的右半部是个羊字,且肥且甘;羊姿美丽,美的上半部是个羊字,美轮美奂;羊贵自知,羞的上半部是个羊字,知丑知羞;羊主祥瑞,祥的右半部是个羊字,大福大吉;羊善合群,群的右半部是个羊字,宜朋宜友。”不难看出,这里写的是羊,其实说的是人——他自己对人格构建和人生理想的追求。这真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让读者遐思不已,兴味无穷。

晓军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尤于戏曲有精深的研究。他对戏曲体悟入微,又能以形象生动的审美体验之笔出之,故而文章充满艺趣,令人读之齿颊生香。我觉得他最善于从艺术的比较中阐发戏曲的精微之处。譬如他这样表达对越剧名小生徐玉兰和尹桂芳表演艺术的感受:“徐派的刚中蕴柔,犹似含在滔滔江水里的微微细浪;尹派的柔中带刚,仿佛穿透绵绵雾气的缕缕光芒。”又如他比较了京剧四大名旦之后,对梅兰芳的艺术作出这样的概括:“这一女子纯到绝无瑕疵,美到不可挑剔,是包罗了缤纷绚烂的素朴,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圆润,褪尽了荣华富贵的雍容。”因而他把梅派艺术比作“一场彻底的大雪”,并由之升华出这样的艺术感悟:“人称其为梅



《愿随所爱到天涯》
胡晓军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派,他却自称没派,我想概因纯白,恰是极致的缤纷与绚烂。”如此文字真是兴味盎然、入木三分。晓军谈戏曲的散文,既能沧肌浹髓地深入艺术核心,又能入乎其间而又出乎其外,将艺术真谛转化为生活感悟,为观赏者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他谈论周信芳,在历述《追韩信》《打渔杀家》《四进士》《徐策跑城》和《清风亭》这些充满不平之鸣的经典唱段之后,却笔锋一转,由表演而跳到表演者,写下一段语重心长的文字:“周信芳毕生为古人鸣不平,为今人鸣不平,为所有的人鸣不平,而他的一生亦始终不平——因世道不平,时空不平,人事不平,于是时而卑贱,时而高贵;时而寂寥,时而喧闹;时而遭践踏如尘土,时而被瞻仰若星辰。”在这为始终给世人鸣不平

的艺术家鸣不平的隽永却沉重的文字中,包含了多少的世事沧桑、多少的历史教训、多少的警世钟声啊!

晓军去海内外游历,并将其化为旅趣洋溢的华章。他观赏风景,犹如观赏艺术一样细致入微,摄其精粹。请看他怎样描摹日本北海道羊蹄山的红叶景观:“那嫩绿、碧绿、浓绿和墨绿,那浅红、艳红、褐红和黑红,那少年的嫩黄、青年的明黄、中年的土黄和老年的赭黄,从造化的调色板上泼天泼地般洒下,直洒得到处都是。”真是其细也生趣,其微也传神。他不仅带着眼睛,而且揣着心去旅行,身在景中却神驰世界,往往由自然风景深处抵达人文的堂奥。他游台北,发现许多山区明明可建高速公路却不开工,不少村镇明明能拉直街衢却始终保留曲径,又在林语堂故居品味到“有不为斋”的逸趣,因而发出感慨:“当到达已然迅捷,人就需要为自己保存一段悠长的行路以为对照,保留一番曲折的来历以便回溯……当衣食已然丰足,人就需要提升精神以为超然,寻觅诗意以求美好。”晓军来到布拉格,觉得它不如柏林洁净,也不如巴黎浪漫,“伏尔塔瓦河水呈略浊的青色,城市交通略嫌杂沓,大街小巷偶见烟头和纸屑”;却认为“这恰恰是这条河、这座城市的可亲与可爱之处了”。由此提炼出一个不同凡常的生活见解:“我相信,不过分干净、不过于有序的城市,应更适

合生活的自由自在,更有利于艺术的生存生长。”这些因景而生、看似保守的文化言论,实际上切中了当今物质高度发达、生活节奏过于迅猛的时代生活的某些症结,有发人深省之效。读晓军的游记,我常有一种心细若发、笔大如椽的感觉。

晓军也有不少游戏笔墨,记载一些日常琐事并由此生发一些闲趣。但请注意,在他笔下,闲趣不闲。《原性是天然》写他家养猫的趣事,却在文中穿插了许多文人爱猫的趣闻,包括夏衍、冰心、丰子恺、老舍、徐志摩、季羡林、梁实秋、钱锺书、郑振铎等,犹如蜻蜓点水,最后才汇成一池涟漪,揭开如此写作的初心——他终于猜到“文人大多爱猫的原因”,那就是“猫接近人,但又随时能离开人。猫有猫的世界,在它自己的世界里,从没有好与不好、对或不对,只有愿与不愿。所以猫既能爱,又能恨;既能当家奴,又能做浪子;既能当别人的宾,有又能做自己的主。这就是自由,文人欲得却难得的自由。”一阙爱猫曲,转成自由吟,晓军确是深谙小径通大道的艺术三昧。

综观晓军的散文,充满摇曳多姿的情趣。情趣是心灵美和生活爱的综合显现。他酿造情趣的特点,是打通生活与艺术相互转换的机制,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这样使生活和艺术的美得以充分释放,从而怡悦人心。更令人赞赏的,是他的许多散文还能把情趣和理趣融合起来,其特点是打通感性和理性互相转化的机制,使感性理性化,理性感性化。这些散文既有枝叶的繁茂又有根须的潜荣,既有感情的烂漫又有生活的真知,既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又能启人心智,提升精神境界,这才是形神兼备的艺术,文质俱佳的作品。

行走的文字

——《昨日楼台》读后

■肖复兴

如同普列什文一辈子书写森林一样去书写我国名胜山水的作家不大多,马力是一位。他的新书《昨日楼台》,看他的自序说是“半生的行走”的文字。一百五十篇短章,几乎囊括我国山水古迹的方方面面,雪泥鸿爪,处处留下他行走的履痕,也留下他多情多思的文字。

这很不容易。不容易,不仅仅是说他半生的坚守,更在于这样的文字很难写。因为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和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主旨相匹配的,是和先辈的“神与物游”、“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关联的。我也写作散文,但这类行走山水的文字,我是不敢轻易触动的,因为古人讲究的这两点,我都缺乏。难得的是,这两点,在马力的文字中都有践行努力的回声。

翻看《昨日楼台》,很多他书写的地方,我都曾经去过,但我从未曾写过一鳞半爪,便很想看看马力是如何下笔的。先看的一篇是《翁同龢故居》。那里,我去过,藏在常熟一个安静干净的巷子里。他下笔先写的不是故居,而是翁氏父子的墓和墓前翁同龢的塑像,很自然带出翁氏的历史。看得很清楚,在落笔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这是这类文字最难写的地方,因为不写这些,文字便成为到此一游的走马观花;写多了,则容易压迫行走中的所看和所思。马力做得不错,他平衡了

过去的历史和眼前的风景,让两者衔接得熨帖而自然。在感喟翁氏归乡七载抑郁而病故后,他升发出想象,让翁氏怅望家乡虞山上的“离离秋草而生出细草一样的无助感”,然后,他立刻以干净的笔墨收束:“明丽的山水,暗淡的心境。”写得不错。只是这样的感喟并未随翁氏的人生一并深入,文章结尾写道:“我只写木石之斋,人事是不大关涉的。日月循行,俱往矣,况且功罪非我所能说清,就此住笔。”住笔得有点匆忙,有些可惜。

再看的一篇是《黄遵宪故居》。写的是黄氏在梅州的人境庐,那地方是我和马力一起去的,很有兴致地看他如何写。他先从钟叔河和周作人对黄氏的评论入笔,拉近历史与现在的距离,然后移步换景,详细介绍了人境庐的布局,剪接了黄氏的诗句,表达了对黄氏的感情,避免了历史臃肿地挤入,写得轻巧而灵动:“窗棂的影子印在生着青苔的地面上,砖石裂出几道缝,几棵细草钻出来,扑进顺着

瓦檐泻下的日光中,又仿佛谛听黄氏吟诵的客家民谣与山歌,如醉。”又是细草出现,马力喜欢细草一样细致的发现和笔致,让他的文字在司空见惯中寻找到曲径通幽处,既可以举重若轻,也可以显得有些纤弱。

写得最好的,在我看是《海瑞墓》。那地方,我也去过,却没有写成文字,因为我没有马力的发现。这篇文字好在不饰历史铺陈,不作状景抒情,而在于有独到的发现。他去的那一天正好是海瑞四百七十四岁的生日。“香火极盛。跪着磕头的人不少,有一些是年轻人。我感到传统力量的伟大和不可征服。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古人,一个只活在历史里的清官,和这些新潮青年在精神上有什么相通呢?颇耐人寻味。”当然,这样耐人寻味的答案是很清楚的,便是人们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恶,对于清官廉政的祈望。这样的发现,让古人走进现代,让文字紧接地气,而不再只是迎风遐想,发



《昨日楼台》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思古之幽情。

紧接着,马力还有第二个发现:在海瑞墓外面的广场上正搭有一个戏台,为了纪念海瑞的生日,这几天在连着演戏。“路边贴着海南省琼剧院的海报,剧目是琼剧《风流才子》《太子与公主》《路边店小姐》。跟海瑞有什么关系呢?”他并未深说,只将无限的感慨浓缩成三个字:“说不清。”这发现,和前面的发现,都是我们今天活生生的现实,而且是面对海瑞而情不自禁发生的现实。马力将它们剪辑在一起,不发评说,用留白的笔墨,让他的行走文字有了现代感和在场感。

这类关于山水关于古迹的行走文字,难写就难在这里。